



歌 星 梦

歌星梦

〔日〕赤川诚一 著

孙耀 李凭 译



希望出版社

歌 星 梦

〔日〕赤川诚一 著

孙 耀 李 凭 译

•

希望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9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

书号: 10398·52 定价: 1.05 元

序 幕

夜幕笼罩着整个城市。

市区的一幢高层建筑里隐隐约约地传出了悦耳的歌声。大楼正面，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大楼背面，后门紧闭着，门边挂着一块长方形的牌子，上面写着“舞厅便门”四个字。正对着后门的是一个停车场，穿过停车场，一条幽暗的小巷便横贯在眼前。

突然，那舞厅便门打开了一下，里面闪出四条人影来。他们迅速地钻进了靠在停车场边的一辆小轿车里。

看来，司机是一直等候在轿车里的，车立即发动起来，在停车场上转了个弯，便急驶而去了。

几乎同时，小巷里窜出了一辆轻便摩托，紧紧地尾随着轿车。

“在那儿！就是那辆车！”半分钟不到，一阵嘈杂的喊叫声响了起来，从舞厅便门里又冲出来一群青年男女，有几十人。

眨眼之间，他们已挤满了巷子，并朝着轿车离去的方向狂奔起来。显然，毫无追上的希望，但人们还是象潮水般地涌上前去。

目 录

序幕

一.....	追踪歌星
二.....	偷录下来的歌声
三.....	血
四.....	管事失踪
五.....	不速之客
六.....	梦幻还是现实
七.....	各怀鬼胎
八.....	大人物出场了
九.....	业余侦探出动了
十.....	短刀抵住了腹侧
十一.....	李代桃僵
十二.....	办公室之夜
十三.....	怜悯之心
十四.....	明日能否出场
十五.....	漆黑的夜晚 深邃的海底
十六.....	清算的时刻来了
十七.....	聚光灯下

一 追踪歌星

车速渐渐地慢了下来。

“今天这一招挺灵！”说话的人叫永原幸男。他仍然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从舞厅便门跑到停车场并不算远，他却觉得精疲力竭了。

岁月不饶人呵，永原今年四十七岁了。他身体虚胖，虽然每天忙得晕头转向，体重却从未下过七十公斤。

“不过，下次再这样就不行啦！”说这话的是坐在司机身旁的一位男子。

“明天再说明天的呗！”永原说着，耸了耸肩膀。

“我倒有个好主意，不妨试一试！”坐在后排左边座位上的是一位身穿雪白裙子的姑娘。她，正是我们这部小说的主角——歌星星泽夏美。

“什么主意呀？”永原随便地问了一句，他并不认为夏美能想出什么好主意，只是怕扫了她的兴。

“索性大大方方地和观众一起从正门走出去。”

“嗯，这倒有点意思。不过，要是一露馅，可就性命交关啰！”永原说着笑了起来。

夏美没有反驳永原的话，她的目光转向了车窗外面——她额头上的汗还没有干，闪着晶莹的光。

此刻，坐在夏美旁边的大内朱子心里想的却是公寓的洗澡间不知刷洗好了没有。记得出门的时候自己曾进去看过，可是，现在想起来又觉得有点记不准，而且越想越疑惑。这

正是朱子生就的秉性。

大内朱子坐在后排中间的位置上。她上身穿一件茄克衫，下身穿着工装裤，头发剪得短短的，她生就一副宽阔的肩膀，再加上浑身结实的肌肉，看起来活象一个小伙子。

大内朱子今年十九岁，她是歌星的“跟包”。

歌星不知什么时候已开始打盹了。生活在今天的日本，只要多少看一眼电视，或者稍微浏览一下周刊和一幅幅吊在公共汽车上的广告，就不会不熟悉这张脸庞。

那些已过中年的男子，即便记不清她的容貌，也差不多都知道她的姓名。

星泽夏美，听起来象个艺名，其实却是歌星的真名。夏美今年十七岁，再过不到一个月就该十八岁了。

“明天该休息了，又有多日没有休息啦。”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人说。他虽然比永原年轻得多，却已秃顶了，脑袋上只留下了稀稀落落的几缕细毛。

星泽夏美没有答腔。

“看样子是睡着了。”永原说着轻轻地探过头来望了望。

“果然睡着了。我说朱子君，回去让夏美好好地洗个澡再睡。”

“噢。”朱子应道。

朱子心里十分清楚，这无须别人提醒。说到嗜好，除了洗澡以外，夏美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朱子当上夏美的跟包已有两个年头了。那时候，夏美不过是歌坛上初露头角的新秀而已。因此，朱子当时的工作并不太忙，在夏美不演出的日子里，她还可以找个理由请假休息休息。现在可就不行啰——她甚至连上一次休息的日期都

记不起来了。

“看她睡得多香，真是的。”朱子听着夏美轻微鼾声，嘟哝道。

夏美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因为懒得说话才在那儿装睡？这恐怕只有朱子心中有数啰！

“本周的演出日程排得并不太满呀！”坐在司机旁边座位上的那位男子说。

朱子很讨厌这个人。他姓安中，是夏美她们所在的音像公司的常务理事。他属于那种被社会上誉为“精明干练之材”式的人物。

音像公司的总经理多少还带有些“豁达大度”的老派头，安中却是一位算盘打得极精细的“唯利派”。对于演员的价值，他只从票房收入的多寡去衡量。

“净搞巡回演出，能睡好觉才怪呢！”朱子顶了他一句。

夏美的平均睡眠时间仅有四个小时，其中还包括了在车上或飞机上打盹的时间。

“明天让她睡上一天好啦！”永原管事悠闲自得地说。

“睡过了头，反倒要出毛病的。”安中说。安中为人刻薄，不管别人说什么，他总要在鸡蛋里挑骨头，否则心里就觉得不自在。

“后天是早场吧？”永原拿出记事本，又顺手打开了车内的灯。

“你该做到心中有数才行啊！”

“知道了——上午八点 到 TBS^①。六点半来接。”

① 指东京广播电视台 (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

“我也知道了。”朱子说。

“好哇！”永原点点头说，“你办事仔细我就省心多了。”

朱子心里一直在犯嘀咕：她发现了一束车灯紧跟在她们的车后，尾随不舍。

是汽车？显然不象。象是辆轻便摩托。前后两车的间距几乎不变，决不象偶然行驶在同一条路上的。

“喂，司机，”朱子说，“请开快一点儿。”

司机困惑不解地应了一声，接着，踏了一下加速踏板。大家觉得身子被猛地拉向了座位。

“减速！把车速放慢一下。”朱子又吩咐了一声。

“你这是怎么啦？”安中回过头来问道。

“果然不错。”朱子说，“有人在跟踪我们。”

永原也回过头来了，“噢，是辆摩托！还戴着头盔呢！”

“对！就是他，一直在跟踪我们。”

“好，你真够机警的。”永原的语气与其说是佩服，不如说是吃惊。

“量他也跟不了多久。”安中反倒有点兴奋的样子，“把它甩掉！”

“明白了！”司机回答。

车猛地加快，似乎要飞起来了。朱子回头望去，后面车灯的光亮越来越弱，不一会儿就不见了。

“好啦！没事了。”永原松了一口气，“真够呛。世上总有一些好事之徒！”

“行啦，我在下一个十字路口下车，到那里停一下。”
安中说。

“怎么啦？要回公司去吗？”永原问道。

“美术设计师还在等我商量招贴画的事呢！”安中回答。

“那好，我也在那儿下车吧。我顺便到F饭店去一下。”永原看了一下朱子说，“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没事，您请便吧！”听说他们要下车，朱子心头如释重负。和永原呆在一起倒还没什么，和安中在一起就大不一样，不知怎的总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沉闷感觉。

两人下车后车里显得松快多了。轿车又开动了，夏美睡眠惺忪地问：“到了？”

“还没有呢。你再睡会儿好了！”

“嗯，……”

夏美又睡着了，她的身子向朱子这边依偎过来。朱子轻轻地扶住夏美的头，把它枕在自己膝上。

现在离她们住的公寓还有三十分钟路程。

“司机，稍微放慢些吧。”朱子说。

大内朱子并不是因为喜欢艺术才来干这一行的。虽然她爱看戏，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从她的容貌来看，这辈子和什么影星啦、歌星啦恐怕是绝无缘份的了。

朱子本来只想当一名护士。虽然眼下她的工作也同样是“照料别人”。但是，当歌星的跟包却并非她原先意料的。

当初，她从九州孑然一身地来到东京，原指望能到一家公司工作，但没想到在她到来的前一天，那家公司倒闭了。

朱子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后来，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中学同班同学把她介绍给了永原，从此她便成了夏美的跟包。

开头，她并不打算长久地干下去，只想挣上几个钱，然后上护士学校。可是，客观环境的骤变使朱子一直干到了现在。

朱子俯视着樱唇微启、睡得那么香甜的夏美——现在，枕在她膝上的并不是那个在耀眼夺目的聚光灯下歌唱的明星星泽夏美，而是一位随处可见的十七岁的少女。

轿车轻轻地滑进了高层公寓的地下停车场，轻轻地停住了。

“谢谢——夏美小姐，醒醒吧。”经她轻轻一晃，夏美睁开了眼。

“到家啦？”

“对，快上去好好睡吧。”

“噢，……”夏美坐起身来，深深地打了个呵欠。

她们的房间在这家公寓的最高一层，也就是第八层，门上没有名牌。

这家公寓座落在东京的中心地区，那些一般的靠薪水度日的人们是住不起的。

“迷糊劲过去啦？”朱子打开了灯，问道。

“嗯。”夏美哼了一声，使劲伸了一下懒腰。

“吃点东西不？趁你洗澡的工夫我去买吧。”

“噢，好吧，……油腻的东西我可一点也不想沾，只想吃点茶泡饭什么的。”

不能怪夏美爱挑剔，她们每次外出演出，不是吃快餐盒

饭，就是吃大碗盖浇饭，都是那么油腻，早就让夏美倒了胃口了。

“那就买一盒冷冻米饭来好了。”朱子一面为夏美解西装背后的扣袢一面说。

“好吧，劳驾了。我只想吃些紫菜和茶水泡米饭，素素淡淡的……”

“那我就买去啦。你先舒舒服服地洗个澡吧！”

“我要美美地泡上它个把钟头。”夏美说着笑了。

她似醒非醒地笑着，而恰恰是这种睡眼朦胧的神情赢得了千万歌迷的倾倒。

“我把洗澡水放好再走吧。”朱子边说边走向洗澡间。

“我自己来，你去买东西吧！已经很晚了。”夏美拦住她说。

“哦——那我就走啦，替换的衣服还在老地方。”

“嗯，知道啦。”夏美点点头。

朱子拿起钱包，走出了房间，她从外面把门锁好，朝着电梯走去。

因为地处城市中心，附近就有一家昼夜营业的超级市场。直到深夜，这里仍然熙熙攘攘，热闹得很。

“明天的菜也买上点吧……”朱子心里盘算着，穿过了中厅，向门口一个常见面的门卫道了声“晚安”就走出去了。

外边刮着阵阵凉飕飕的小风，朱子虽然毫无寒意，却也不禁加快了步伐。她并没有注意到公寓对面停放着一辆轻便摩托。

星泽夏美透过窗帘的缝隙看着朱子匆匆地走过马路。

她走到门口，挂好锁链，又回到起居间里。

她换上羊毛衫和裙子，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

然后，夏美走进隔壁的房间，打开了灯——这是她的卧室。

朱子把这个房间拾掇得干干净净。它如同十七岁的少女一般，风姿楚楚，处处惹人喜爱。

但是，房间里与歌手身份相应的却只有一架竖式钢琴和开盘式磁带录音机以及分别放在床的左右两边的两个音箱。

夏美从书架上取下了一盘磁带。

她熟练地把磁带装进录音机里，然后接通电源，旋动旋钮，加大音量，于是从音箱里传出了“嗡嗡”的声音。

接着，她又按了一下录音机的放音旋钮，音箱里的“嗡嗡”声变成了“沙沙”的杂音。最后，她把旋钮旋低了一点，低沉的音乐在房间里荡漾开来了。

当那木管乐器奏出了充满哀怨的旋律时，夏美缓缓地掀起了钢琴的上盖，坐到了椅子上。

弦乐的伴奏宛如一泓清溪激起碧波粼粼，夏美的纤指按照着木管吹奏的旋律弹奏着。

稚气从夏美的脸上消失了。她双目紧闭，仅用一只右手按动着琴键，她的面部呈现出一副成年妇女的表情——又弹了一会儿，她的手才停了下来。

夏美站起身来，走近录音机，按了一下停机键。然后，她把磁带倒回，又从头放了起来。

这次她没有再在钢琴前坐下，她走到房间的中央，挺直了身躯，两手轻轻地握在胸前……

她稍稍收回了下颌，轻轻地合上了眼睑。

当木管的旋律又开始缓缓地在房间里回荡时，夏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二 偷录下来的歌声

“克彦，你也差不多点，快起来吧！”耳边听到有人在喊。“喊什么？人家睡得正香哩。再让人家迷乎一会儿吧，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咳，克彦！”

克彦猛地抬起头来——脖颈生疼。

这能怪谁呢，原来他是趴在桌子上睡着的。

难道是做梦吗？

“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他的母亲雅子问。

“嗯……大概是两、三点……”

“你已经是进大学的人了，做事也该有个分寸。”

“这我懂。”克彦说，“有什么吃的没有？”

“刚刚爬起来，亏你还能吃得下东西去。”雅子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现在就吃午饭，快下来吧！”

母亲走了，克彦晃了下脑袋——哟，真疼啊！

一只轻巧的耳机子掉落在桌子上。低头一看，那是自己的微型录音机，磁带已经走完，开关自动关掉了。

看来他是在听着录音睡着的，“这么说，毕竟不是做梦了……”克彦嘟哝着。

他按下倒转旋钮，想重新听一遍。

克彦趁磁带飞速倒转的工夫，到卫生间洗了把脸。

“啊，……真咽！”

也许是趴在桌子上睡着的缘故，把脖子扭着了，疼得要命。

“毛巾，毛巾！”

他刚一伸出手，“飏”的一声，毛巾落到了他的手上！

“哦？”

他三把、两把擦干脸，回头一看：

“原来是你在家啊！”

“瞧你，一点礼貌也没有，总该向我道个谢吧！”原来是克彦的妹妹千绘，她抱着胳膊站在那儿。

“今天又逃学了吧！”

“你睡糊涂了吧，今天是校庆日。”

“啧啧，看把你神气的！什么校庆？”

“昨天不是告诉你啦！”

“早就忘啦。”克彦说着把毛巾往肩上一搭，回到房间里来。

千绘也涎着脸跟了进来。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我不能来？这也是我的家。”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克彦横身躺到了床上。

——本堂克彦今年十八岁，妹妹千绘今年十六岁。这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

这兄妹二人别提长得多象了。虽然，克彦是个瘦高挑儿，而千绘则是小巧玲珑身材，但因为脸型十分相似，所以只要他俩并肩走在一起，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兄妹。

正因为这一点，同学们总是打趣克彦：“你要是扮成女的，说你是她的姐姐大家也都相信。”

不过，千绘却从不“正式”承认长得象她哥哥。当同学们说她长得和哥哥一模一样时，她总是急赤白脸地发火反驳：

“才不象呢！”

其实，象不象都无所谓，兄妹俩长得都不难看。

一家三口住在这幢房子里。父亲在两年前由于心肌梗塞突然死去了。

那时，父亲正值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期。事先一点得病的征兆也没有。一天早上，他突然说有点不舒服，就回到了卧室里。三十分钟过去了，还不见出来。雅子怕他上班迟到，去唤他时，他已经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他在一家一流的企业里当科长，工作做得挺出色，大家都在私下议论，他将要成为本公司年纪最轻的处长了。而他本人，也确实雄心勃勃地想要大干一番事业，不料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倒下了。当时，他们搬进这幢新建的住宅才半年多。

不过，由于入了人寿保险，盖房子时借银行的钱也都按期归还了，再加上手头还有些存款和其它保险的收入，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还能维持下去。

雅子是个无忧无虑的女人，中年丧夫并没使她愁肠百结而不能自拔。相反地她却整天东跑西奔地不着家。她参加了一个什么学习班，培养着自己的业余爱好。

但是，父亲的突然去世，却给当时只有十六岁和十四岁的克彦、千绘兄妹俩带来了巨大影响。

人的命运是多么不可捉摸啊。年仅十六岁的克彦已领悟

到了这一点。克彦认为父亲下世后自己在这个家里是独一无二的男子汉。早熟的千绘却暗下决心，一到十六岁就结婚，痛痛快快地玩上几年。不过，如今已到她决心出嫁的年龄了，却仍不见她有意中人。

这时，千绘穿着一件红色毛衣和一条裙裤。她在哥哥的房间里四下打量了一番后问道：

“昨晚收获如何？”

“哦，对啦。”克彦从床上一跃而起，“把微型录音机给我拿来。”

“要干什么呀？”

“我把她的歌声录回来了。”

“真的，星泽夏美的？”千绘仿佛要从中看到曲谱似的，把磁带拿到自己眼前仔细打量着，“录了些什么？”

“搞不清楚。”

“真没出息！亏你搜集了她灌的所有唱片呢。”

“不是那么回事儿。快给我！”克彦装着要从妹妹手里抢录音机。

“看你那野蛮劲儿，要掉在地上了。”

“真不可思议——简直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什么怎么搞的？”

克彦望着天花板说：

“真奇怪。”

“奇怪什么？”千绘耸耸肩。

克彦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听着，我跟踪前去，找到了她的公寓。”

“真的？”